



扒轮胎的少年

王林

“辞家千里又千里，务必争气再争气……”最近，这两句在热搜上刷屏的歌词，让我想到了川子。

川子是南安金淘人，因为他的到来，家里光计生就被罚了不少钱，所以他从小便比同龄人懂事，整个童年几乎与补贴家用的活计捆绑在一起。初中一毕业，川子便决心辍学远行，梦想有朝一日可以赚大钱、买豪车、建大厝来孝敬双亲。于是，在16岁的那个夏天，川子便踏上远行的列车，车窗映出少年倔强的脸庞，像是要去屠龙的战士。17年弹指而过，川子的事业版图已从福建拓展至广西、云南的多个城市，昔时梦想里的一切，皆渐次成真。

清晨六点的独克宗古城还未苏醒，川子又蹲在车边扒轮胎了，工装上的油渍写满了他与这些故障车辆在光阴里相伴的故事。每当被人问起“成功”的秘笈，他或笑称是因为老天赏饭吃，或归功于闽商骨子里爱拼会赢的血脉觉醒。但谁都明白，三分时运，更多靠的是七分坚持。

回忆起学徒时光，川子形容“如初恋般刻骨”。为谋得一门生计，川子远赴山东苦学修车。那三年里，四季仿佛只凝结成一身褪不净油污的工装，

他终日辗转于车旁，可十六七岁的肩膀还太单薄，却要扛起比自己还重的轮胎，握扳手的手上水泡破了又破，慢慢结成厚茧。那一刻，他才明白年少轻狂的“抱负”里藏着多少未知的重量。学徒虽并无收入，却要应付房租与三餐。他不敢向家里开口，蹲在厂门口如同枯木朽株。我想彼时的少年怕的不是离家千里，是怕辜负身后的守望，他想拼的不是惊天动地，是咬碎了也要往心里咽的“争气”。

学成归来后，川子在晋江开起了第一家以自己名字命名的汽修厂。然而，开业的前三个月门庭冷落。直到那个凌晨，一位跑长途的老师傅叩响了他的卷帘门——车子一路发颤，连跑了三家修理厂无果。“可以修！”川子未多言，取来工具，利索地爬上驾驶室打开线路箱，不到十分钟便探出身。“师傅，您试试。”发动机平稳如初，本不抱有任何期望的老师傅又惊喜，老师傅问多少钱，他摆摆手：“配件不值钱，赶路要紧。”师傅拍了拍川子的肩膀说：“谢谢你，小伙子，我们的车队必经这里，咱们有缘再见。”后来，这位老师傅所在车队的二十多辆车，都成了他的固定客户。生意，就这样一点一点做起来，他的人生轨



迹也因这份以实力挣来的信任，悄然转向。

就在川子的生意渐入佳境时，疫情突如其来，传统的救援模式难以以为继。物流车辆、民生物资车检修无门，川子立即向当地部门申请，在管控允许范围内，为这些车辆提供免费保养和应急检修服务。没有车辆通行证，他就一步步申请，遇到封控，他便在边界地带设立临时服务点。就这样，他带着团队，在疫情中撑起一条流动的“补给线”。正是这个雪中送炭的举措，不仅解决了物流车辆的燃眉之急，更是让他在行业内赢得了良好的

口碑。更让人意想不到的，在这个众多企业收缩自保的时期，他的业务量不降反升，原先对他持观望态度的客户纷纷主动寻求合作，也正是凭着这股闽商特有的韧劲和担当，他在行业寒冬里逆势开了第二家、第三家店，硬闯出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岁月流转，那个离乡时沉甸甸的“争气”誓言，已然化为他生命从容笃定的力量。川子的故事正是无数闽商创业者的写照——于平凡处扎根，凭“爱拼敢赢”的信念开花结果。从来没有人定义成功的高度，唯愿所有离家远行的追梦人，平安再平安。



永远的祖母

蔡如明

冬至，是吃田薯圆子的时节。我又想起了祖母，那是她最爱的吃食。

算起来，祖母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她走的时候，我不过是个懵懂的小学生，但有关她的一切记忆，就如同老照片上那些细微的纹路，非但没有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模糊，反而在岁月的摩挲下，愈发清晰可辨。

如果说，人生是一场修行，那么在我认识的长辈里，祖母便是修行最为圆满的一位。她最难得的，是少言的性格与“止语”的修为那般契合，恰似两溪交汇，彼此滋养，交融相济。这份无声的沉默，从不是无话可说的漠然，也并非言不由衷的敷衍，而是“不可说”的清静，“说不得”的通透。她用沉默诠释尘世，启发后人，要懂得在何时闭上嘴，在何处安下心。

小时候的日子是清苦的，缺衣少食，物资匮乏。面对吃不饱、穿不暖的生活，我从未听过祖母半句怨言。唯有在寒冷的冬夜，她因单薄的被褥冻得辗转难眠时，才会发出轻轻的呻吟。那声音，就像被寒风肆意揉搓的纸张发出的轻响，带着无尽的无奈与隐忍。

祖母身上有一种不被艰难生活磨灭的优雅气质。哪怕生活再艰难，她始终抱着乐观平和的心态，想方设法把平凡的日子过得精致有味。她能就地取材，以简陋的工具酿出酸香的米醋；她深谙舌尖之妙，通晓乡土美味，对各类食珍佳肴素来满怀热忱。我最早对“过日子的讲究”的理解，都源自祖母。她让我懂得，优雅与精致从来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一种即便深陷生活的泥淖，也依然愿意抬头仰望月亮的生活态度与美好心意。

祖母最疼爱的人是我，不管是从哪儿捎来的蜜四果、小零嘴，还是姑母从安徽寄来的咸鹅、肉松，她总会慷慨地和我分享。那一点点的甜蜜与咸香，在苦涩的日子里，犹如一颗明亮的星星，照亮了我漫长的岁月。

五十多年倏忽而过，祖母仿佛从未走远。就像窗外倾泻的月光，轻柔地落在我的掌心，那触感，一如她当年温柔的抚摸。暖意悄然漫溢间，我的心忍不住微微颤抖——她一直都在，在我记忆的每一个角落，在我生命的每一寸光阴里。



萧瑟秋风载乡愁

任开旺

老家亲人发来视频，村口那条熟悉的泥巴路已铺成了水泥路。画面里，路面平整如镜，新栽的树木在秋风轻拂下微微摇曳，顷刻间牵出了我心底沉淀多年的旧日时光。

曾几何时，这条路是泥土铺就的，坑洼不平。雨季来时，泥污缠足，一步一陷。可正是这条泥土路，烙下了村庄最鲜活的脉搏，晨光熹微时，村民们扛着锄头、牵着耕牛，踏着露珠走向田野；夕阳西沉，炊烟袅袅升起，家家户户端着碗聚在门口，或蹲或坐，笑语声混着饭菜香，将整个村庄浸在简朴而温暖的幸福里。那些日子，物资虽贫瘠，人情却丰沛，连路边的野花都仿佛比今日更烂漫。

如今，路宽了，村庄也更静了。光滑的水泥路如一条银亮的丝带，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串联起焕然一新的农家小楼与整洁巷道。那些曾经热闹的老屋，虽有的人人去楼空，但也有不少门户焕发新颜——有的挂起了民宿的招牌，有的在院里搭起电商货架。老人们依然在村口的大树下闲话家常，而更多年轻的身影开始出现在田间地头、合作社里和直播屏幕前，他们带着新的眼光和技术，为村庄注入了不一样的生机。村口的一排排订单农业果蔬大棚，有风吹过，却更增添了几分现代农业的规模与希望。

我望着手机画面，面对这熟悉又陌生的村道，试图从风的缝隙里打捞记忆：夏夜蛙声如潮，冬雪覆檐时炉火通红，还有长辈们用粗糙手掌摩挲我头顶的温度……可时光如流水，冲刷了泥土路，却冲不走时光中的烟火气。

村里新建的文化广场上，傍晚有老人散步闲聊，部分返乡的年轻人开起电商服务站，快递车鸣笛惊起枝头麻雀；邻家阿婆的孙子大学毕业后回村创业，将老宅改造成民宿，院墙爬满新栽的蔷薇。

这些变化，虽不似旧时喧嚣，却让故乡在时代浪潮中找到了新的锚点。正如家乡新铺就的这条水泥路，虽少了泥土的温润，却让乡亲们雨雪天回家不再艰难，让梦想与远方有了更坚实的起点。

北风萧瑟寒风又吹起，吹得路旁的银杏沙作响，如故乡的低语。我终于明白：乡愁并非对逝去的哀悼，而是对根脉的眷恋与对新生的祝福。故乡不会永远定格在旧时光里，它正以一种另一种方式生长——就如同泥巴路铺成水泥大道，草木枯荣轮回，而那深深植于土地的温度，始终在变与不变中生生不息。



挑山工

翁郑榕

我向往诗和远方，所以我这次来到了黄山。

清晨六点，慈光阁薄雾未散。我一身轻装，只带着一颗向往云海的心就出发了。刚起步，身后传来沉稳而规律的脚步声——一位中年男子挑着两大筐矿泉水，缓缓走近。粗麻绳深深勒进他黝黑的肩膀，扁担微颤，却稳如磐石。

他衣袖磨得发白，眼神温和，站姿笔直。那一刻，冯骥才《挑山工》里的句子突然从记忆深处浮起。时光飞逝，当年读课本的少年，如今站在真实的山路上，与一位活生生的挑山工同赴光明顶。

起初我脚步轻快，几步便超过他，一边走一边拍新绿的松枝，滴露的石阶和壮丽的山景。可每当我停下拍照时，他则不声不响地从旁走过，又悄然走到前头去了。

行至半山腰一处陡弯，我正喝水，忽听“啪”的一声——他肩上的麻绳断了。瓶装水滚落一地，清亮的水渍在青石上蜿蜒流淌。

我赶紧上前帮忙，几位游客也纷纷蹲下拾捡。最后，我留下帮他收拾妥当后，就一同在石阶上稍歇并攀谈起来。这位挑山工倒不拘束，他告诉我，19岁入行挑山工，干了近30年，一年四季，一天至少一个来回，每次货物都在150—200斤不等。他说：“干我们这行的，天天这样也吃不消，平均干3天就要休息。”他浓眉一挑，打量着我，还直言不讳地叫我要多运动多减肥。

我一时语塞，鬼使神差地瞥见他脚边的备用扁担：“让我试试？”就送你最后一段，离山顶也就一小時路。”也许他刚刚的无心之言刺激到了我，我有点不服气，毕竟在健身房我也是能深蹲100公斤的健将，想在他面前显摆显摆。

他愣了一下，递给我：“小心点，别闪了腰。”我学着他架上架，双手扶着竹筐。起初尚可，可不到10分钟，汗水就浸透了T恤，肩膀火辣辣地疼，脚步开始踉跄。那不是器械训练中的可控重量，而是活生生的、会晃动的、带着山风阻力的真实负重。

他跟在我身后，不催不急，偶尔轻声提醒：“慢点，脚踩实。”我越走越吃力，休息的间隔越来越短，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终于在他在拐角洗手的时候，我瞥见他衣领下厚厚的老茧叠着未愈的血泡，像一块被岁月反复捶打的皮革。我喘着气笑说：“本来想帮您，结果反倒拖累您了。”他只是笑笑，我见谈话更随便些了，就把心中那个不解之谜说了出来：“您这后背磨成这样没事吧？”他听了云淡风轻地说：“磨着磨着，就习惯了，不碍事！”

我心悦诚服地点着头，感到这山民的几句朴素的话，似乎包蕴着意味深长的哲理。

离光明顶只剩一公里时，我的小腿突然抽筋，疼得横躺在地上。那一刻，羞愧与不甘涌上心头。可想到自己答应过要帮他送到山顶，咬紧牙关站起来，一瘸一拐继续前行。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但心里却异常清明。

终于，光明顶到了。朝阳穿透云海，万顷金光泼洒在群峰之上。我放下担子，瘫坐在地，大口喘气。他眼里有光，拍拍我的肩说：“小伙子，好样的。”

后来，我回家写下一首小诗：身比山矮志天高，肩负千钧步未摇。汗浸石阶云作伴，茧磨铁骨雨为袍。担穿晓雾迎朝日，脚踏危崖送晚潮。莫道微躯无伟力，一肩挑尽万峰遥。这首诗我后面写成毛笔字挂在我书房，每天都在激励着我。



闽南的慢生活

胡美云

记得刚到闽南时，就被那种慢生活所深深吸引住了。彼时，我刚离开生活了两年多的深圳，习惯了被闹钟催着走，洗漱、早餐、赶路上班，即使周末到图书馆，也是在闹钟的嘶吼声里匆匆起床，再风一样地匆匆出门，和路上急急而行的人同行或者相向而过。那样无数个像上了发条的日子，充实而沉寂。

到闽南生活了以后，很快便喜欢上了在缓慢的日子里和自己对话。闽南的早晨，是带着茶香的。那时候家里还有一些田地，公公勤劳，将离家不远的一小块菜地打理得热热闹闹的，但这却丝毫不影响他对慢生活的享受。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从不是下地做事，而是到客厅的茶桌边坐下，等水开，然后泡一泡铁观音，旧旧的白瓷杯子，清绿的茶汤，一室的茶香。我也是在乡间长大的，儿时习惯了母亲做田间事风风火火的样子，对于公公能将普通农人的生活过得都染上了诗意，甚是惊奇。直到后来我与左邻右舍，与村里的日渐熟悉，偶尔也会串门聊天时，才发现公公的诗意慢生活并不是他的专利，而是生活在闽南这片土地上，大家约定俗成的闽南风情。

偶尔外出闲逛，发现闽南的老街是慢生活的缩影。那些古老的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两旁的骑楼遮着阴凉，老店铺的木门“吱呀”作响，店主多半是些老者，守着祖辈传下的营生，不急不躁。店里必不可少都会摆着一

套老旧的茶具，端杯饮茶，对着街景微笑、出神，那样的安然一隅，全然不顾隔壁超市里人来人往的热闹。自然更不会知道，自己早已成了像我一般闲逛于老街的外乡人眼中最好的风景。

最妙的是闽南的午后。一些午觉轻浅或者没有午睡习惯的老人们会聚在祠堂门口的大榕树下闲聊。几张旧旧的木椅子围成一圈，中间的茶桌上照例飘着茶香，茶未必是多好的茶，你一杯我一杯地喝着，话也说得慢悠悠，无非是一些家常琐事，语速平缓，没有争执，没有焦虑，只有时光静静流淌的温柔，还带着一些烟火气里的通透。

慢慢地，我也染上了这慢生活的气息。学会了早晨烧水煮茶，看着茶叶在水中缓缓舒展，闻着一室茶香，以宁静的思绪开启一天的工作，不紧不慢。偶尔去菜市场买菜，会和熟悉的卖菜阿婆多聊两句，路过老街，很自然地放慢脚步，信步而行，随心而停，随意而坐，慢慢地看风景。

迷恋闽南的慢生活。这样的慢，仿佛光阴都被拉长了。这样的慢，是一种智慧，是一种懂得与生活温柔相处的哲学，在快节奏的当下，愈发显得珍贵动人。



一箸秋风芋包香

董艺玲

人忍不住流眼泪，外婆总是细心地盛半碗水放在旁边。

第二天的凌晨四时许，外婆就会轻轻叫醒我和小姨，外婆先将芋头去皮后，让小姨用“芋磨”磨芋。“芋磨”是用石灰和沙子做成的，表面粗糙，磨出来的芋泥保持了芋的颗粒性，使芋包的口感更胜一筹。磨芋时，要在“芋磨”周围围上一圈干净的油布，防止芋泥溅出。而我和外婆一起用石磨磨前晚上浸泡的米，外婆推磨，我拿着勺子，将浸泡得微涨的米连同清澈的井水，一勺勺舀入那旋转不息的小孔里，推磨的声音总伴随着清晨的鸡鸣，细腻米粒缓缓流出，恰似岁月长河中流淌的脉脉温情。

白米和芋头是芋包皮的主要原料。一般米、芋的比例为1:1，将两种食材混合加入食用油、盐等调味品，再搅拌均匀。馅料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越来越丰富了，人们会根据个人的口感加入虾仁、香菇、冬笋或马蹄等，将以上食材切成丁状，再加入调料。所制芋包有咸的，有咸中带甜的。做芋包时，用勺子将米芋浆舀进蒸笼作底，一个芋包一小勺，圆润如满月初升，然后加入花生碎，接着放上馅料，若不加花生碎也别有一番风味，再用一小勺浆液把馅温柔覆盖，蒸笼里盛满了秋的丰饶。最后将蒸笼放在鼎上，盖上锅盖，文火蒸半个小时便熟。

每当芋包煮熟时，外婆总是夹一个放在碗里递给我，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接过来大快朵颐。这鲜香可口、风味独特的芋包，如果用食用油炸一下，更是外酥里嫩，口感爆棚，美味极了。这道传统小吃，可以搭配安溪功夫茶解腻，也可以炖一锅鸡汤一起享用，那就堪称绝配。

做完芋包，要是还有芋头剩下，外婆便会放在锅里蒸一蒸或加水煮一煮，加上一点白糖，搅拌均匀，香甜可口。有时外婆会煮上一锅芋头咸饭，有时煮芋头米粉汤，有时煮芋头粉团……那些关于芋香的记忆，令人垂涎欲滴且终生难忘。

芋包相传起源于明清时期安溪县湖头镇民间节庆活动，李光地曾把宫廷烹饪技艺与当地芋头结合，改良了芋包制作工艺，后来成了康熙帝喜爱的食品，变成了“宫廷御品”。独特的制作技艺，已传承数百年，随着商贸发展，逐渐演变为日常待客及节庆必备食品。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芋磨”和石磨早已被现代化的机器所取代，如今做芋包省时省力，非常便捷。秋光如昨，芋香依旧。芋包在齿间留香，往事在心头回暖，那深藏于岁月肌理中的烟火图景，散发着融融的人间温情，似一颗璀璨的珍珠，永远在记忆深处闪耀。